

諾爾曼·白求恩斷片

周而復作：



印社版出淮江

諾爾曼·白求恩斷片

作者：

周而復

出版者：

紅維出版社

總經售：

華中新華書店

定價：

華中幣拾元

『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，把中國人民
解放事業，當作自己的事業，這是什麼精神，這
是國際主義的精神，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。中國
共產黨員，每個人都要學習他這種精神。』

——毛澤東：學習白求恩

周而復作：

諾爾曼·白求恩斷片

江淮出版社印行

諾爾曼·白求恩片斷

周而復

——紀念他逝世五週年——

一

一個外國人，拋棄他優裕的生活，越過重重的封鎖線，深入到中國敵後戰場，穿一身八路軍的灰軍裝，胳膊上掛着『八路』的臂章，腰間繫着一條寬皮帶，腳上穿着一雙草鞋；身裁魁梧，碩壯，面孔健碩，但有點消瘦，顴骨下面，深藏着一對炯炯的眼睛，那裏面飽含着無邊的慈愛，顴骨微高，寬大的嘴脣角上，常浮着意味深長的微笑，嘴脣上翹起的短髭和他的頭髮，都已灰白了。是的，他已是快五十的人了；但他的精神，却很矍鑠，像一個活潑健旺的青年。有些時候，還流露出直樸的天真。見到熟人，他就高高舉起右手：行西班牙禮。不過，也有時候，他緊緊的握着你的手，使你感到一般熱愛的熱力在交流。在西班牙的時候，大家叫他：『老少年』；中國許多醫務工作同志，帶着崇敬的感情稱呼他：『老頭子』；老百姓則親昵地叫他：『大鼻子』。這就是諾爾曼·白求恩博士（Dr. Norman Bethune）。

白求恩博士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生於加拿大脫朗托，以畢生的精力，從事醫療工作有三十五年之久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，他才二十五歲，就在歐洲戰場上服務。回到加拿大，不久就擔任加拿大盛

軍醫隊長。他自己患肺病，却不斷地一方面工作，一方面鑽研，成為肺病外科卓越的專家。他發明了很多種手術用具，遇有肺部膿胸和生瘤的病人，他能够把整個一葉肺取出來，這樣，可以挽救許多垂危的生命。他不僅在加拿大是第一等專家，即在世界，也是屈指可數的人材。世界上幾個最大的醫科大學，曾相繼聘請他去講授肺部外科治療。皇家學院外科學士會邀請他去當會員——這是一個外科醫師所能得到的最崇高的榮譽。

但他並不滿足這些成就。他在摸索心為勞苦大眾服務的道路。他終於參加了加拿大的共產黨，成為一個積極的模範的布爾塞維克，把他所有的才能獻給無產階級的先鋒隊。

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，德意法西斯匪徒侵犯西班牙時，他隨着加拿大的志願軍——麥克拍伯營到了西班牙時，任這個營的衛生隊隊長。不久，他又參加了由英美加南美各民族編成的第十五縱隊。他親自上火綫去救護傷兵，甚至於他所帶的救護隊被法西斯匪徒轟炸機和機關槍掃射，他仍然冒着生命的危險，去火綫挽救傷人。類正九和平而戰的西班牙兄弟。他不知道疲勞，也不知道休息，忙得連家鄉來信也沒時間寫回信。在西班牙工作一年多，他同時又建立了西班牙傷兵的輸血工作，這是一件鉅舉——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，使他對輸血法發生很大的興趣，在這方面他成了有數的高等專家。

爲了給西班牙政府軍進行醫藥募捐，一九三七年四月，他回到加拿大和美國去。三個月以後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爆發了，他被請托率領一個美國加拿大醫療隊到中國來。一九三八年四月他到了延安。便急於要到戰地去工作。不久，就如願地出發了，渡黃河，過正太路封鎖綫，六月十七日到達了還在敵人後方的晉察冀邊區。

晉察冀邊區，這塊日益壯大的年青的抗日民主根據地，在她剛誕生的時候，各方面都缺乏扶育她的人，尤其缺乏的是醫務幹部。國民黨軍隊撤退，八路軍主力奉命轉移晉東南作戰，只留下少數兵力在邊區活動，開展敵後工作。醫務工作人員只留下二十五名，而這二十五名裏有十五名是看護，當時傷兵連友軍在內，却有六百九十多名。材料藥品方面更是貧乏到可憐的程度：全邊區沒有一點施行手術時所必需的麻醉藥，所有的藥品只够用兩個月，紗布繃帶是洗了又洗的用着，自己做羊腸線，採取中藥，製成丸散膏丹來代替西藥；至於器械，——探針是用鐵絲做的，鐵片代替了鉗子，割骨和鋸樹是用了同一把鋸子。……這樣一個貧乏的地區，是多麼需要外界的援助啊。

白求恩像個救星似的降臨在這塊抗日根據地上，他帶着大批藥品，顯微鏡，愛克斯光和一套手術器械。……更可寶貴的，是他帶來了高妙的醫療技術，驚人的組織能力和對中國革命戰爭事業的無限的熱忱。

他被晉察冀人民和子弟兵熱烈地歡迎到軍區司令部。雖然經過兩個多月的長途的行軍，他的精神却很飽滿，似乎沒有一絲兒疲乏，第二天就到五台縣耿鎮河北村去，這兒是軍區衛生部。等他知道後方醫院在不遠的松岩口，他帶着醫療隊和軍區給他的那個翻譯，那個矮矮胖胖的曾經是阜平縣縣長董越千同車一塊兒到了松岩口。

在第一週內，他一共檢查了五百二十多個傷員和病員，這裏面大半是平望關戰鬥下來的，有一部份



是友軍從南口受傷下來的；由於醫藥和器械的缺乏，技術的貧乏，他們已在醫院裏輸了一個零九的期間。第二週白大夫就開始施行手術，緊接着四個星期的連續工作，一百四十七個傷病員，在行手術短時間之後，就又帶着健康的身體，走上前綫去了。

從河北村、河西村、松岩口三個後方醫院的短時期工作當中，他對這三個醫院提了許多意見，不久之後，在組織、清潔，及建立各種需要的建設上，他很高興他的意見在事實上體現出來，三個醫院都有了顯著的進步。這進步，還不能滿足他的要求，爲了提高技術和醫院設備，他親自訂了一個「五星期計劃」，工作中心是：建立模範醫院。

白大夫每天除了施行手術、處方外，一有空閒，他就指揮木匠做大腿骨折牽引架，病人木床和各種木料器具，鐵匠做妥馬氏夾板，和洋鐵盆桶；錫匠打探針，鑷子，鉗子，……分配裁縫做床單、褥子、枕頭。……每隔一天，在下午五點到六點，他還要給醫務人員上課，但是沒有教材，一塊黑板算是大衆的課本，他在上面寫、繪，來講授。疲勞了一天之後，晚上在燈下就着手寫一本爲醫生及護士用的圖解手冊。這本小書裏面包括急救、急症、藥、解剖、初步生理學、創傷的治療、夾板的應用等章。這樣，他解決了沒有課本的困難。

將近兩個月的時間，從清早一直忙到深夜，他不顧自己有一分鐘的時間閒着。九月十三號，各方面的工作都接計劃完成了。十五日，這個後來叫做國縣和平醫院的模範醫院，舉行落成典禮了。

松岩口這個村落，在白大夫來了兩個多月以後，它已明快的整潔的姿態，站在數千個來歷祝落成典禮的客人面前了。村裏每條路都有了它的名稱，在那裏組織出來的蔣中正路和朱德路拐角的地方，迎着

大路的一座民房，就是羅爾定的國際和平醫院。裏面佈置了兩個傷病院子，入口處都掛着一塊橫素潔白的橫匾，一邊寫着「中山醫院」，一邊寫着「毛澤東醫院」。醫院的創始者，白求恩大夫臉上浮着興奮的微笑，招待來賓：軍醫司令員聶榮臻將軍，邊區行政委員會宋劭文主任，羣衆團體代表，老百姓，部隊的醫務工作人員，部隊，機關代表。……

上午，開幕典禮的大會在村裏戲台前的廣場上舉行了。台前掛滿了慶賀的鮮紅的旗子，來賓興奮地走上台去，講了衷心愉快的祝詞，白大夫就以主人的身份說話了：

「……運用技術，培植領袖，是達到勝利的道路。在衛生事業上運用技術，就是學習運用技術去治療我們受傷的同志，他爲我們打仗，我們爲回答他們，也必須替他們打仗，我們要打的敵人就是「死」。……因爲他們打仗，不懂爲挽救今日的中國，而且爲實現明天的偉大自由沒有階級的新中國。那個新中國，雖然他們和我們，不一定能活活看到，但是，不管他們和我們，是否能活活看到那個和平幸福的工人的共和國，主要的是，他們和我們，用今天的行動已使那新共和國成爲可能的了，幫助了他的誕生了。但是他之能否誕生，要依靠我們今天和明天的行動，——他不是確定不移的，他不是自己會產生出來的，他必須用所有我們的血和工作去創造。……」

是的，白大夫就是新中國這嬰兒將要誕生的助產士。

會後，他笑嘻嘻地領着來賓參觀：傷員招待室，醫生辦公室，內外科室，奧爾吳氏治療室，羅氏牽引室，安屬氏夾板室，病室，——這裏面使人一進屋有一種整潔安適靜穆的感覺，屋子裏陳設着嶄新的洗臉盆架，分格的木碗櫃，裏面放着傷病員的服藥缸，飯碗，菜碗；床邊放着洋鐵痰盂，大小便器。窗

白的牆上掛着病歷表，體溫表，病室規則，書報，和綠色的政治標語「保證早日恢復健康，再上火綫殺敵人」……院子裏陳列着鮮豔的花盆，散發出淡淡的清香。經過休養員的洗澡塘不遠，快到村邊楊樹林那兒，是休養員的娛樂場，有各種娛樂器具，樂器，乒乓球，報紙，沙盤作業……

參觀之後，人們都圍到村北頭的廣場上去了。廣場當中放着兩個暗綠色的治療箱，手術台，器械桌，白大夫穿着手術衣，第一助手第二助手和麻醉師站在他身後。一會，從場外抬來了一個小腿骨折傷員，傷員馬上躺到手術台上，頓時打開治療箱，裏面有秩序地放着全套消毒了的手術器械，立即打開傷口，剪掉邊緣的腐皮爛肉，檢查傷口裏有無子彈，消毒，行手術，包紮，上安氏夾板，——這樣一個戰地創傷初步治療表演，前後還不到二分鐘。各軍區來觀摩的衛生部長們，暗暗射出欽佩的眼光。過去，單是做手術的準備工作，二十分鐘也還不夠啊。

接着是換藥表演。白大夫帶着換藥組走進了病房，後面跟隨着來賓們。傷員一進院，先到傷員招待室登記，分配病房，洗澡，換衣服，到病房，換藥，一個護士解開繃帶，一個護士托着膿盤，他親自檢查傷口，消毒，上藥，然後另一個護士給他纏上繃帶。站在人叢當中的一個衛生部長低低對旁邊人說。

「這樣上藥，動作迅速，分工明確，消毒嚴密，真是好啊。」

國際和平醫院的成立，對醫生、看護技術上大大提高了一步，特別是對於外科敷藥和消毒方面。傷病員死亡率減少了，而出院數却增加到半倍以上。

九月下旬，邊區四面增兵，敵人以步、騎、砲二萬三千左右的兵力，配合空軍和機械化部隊，分十路向軍區腹地進攻了。國際和平醫院轉移山塘，他離開醫院，帶着加美醫療隊到了X分區衛生部的後方醫院。這是一個基礎薄弱的醫院。

檢查病房，白大夫看到這個醫院許多不良的現象，他帶着不滿的情緒，走進衛生部長的寢室，劈口就問：

「現在夜裏冷嗎？」

「九月天，當然冷囉。白大夫你請坐。」衛生部長遞過一杯茶來。

他沒有喝茶，兩隻炯炯的眼光，質問地盯着對方，又說：

「你不蓋被子行不行？」

「自然需要被子……」

「傷病員為什麼沒有被子？把工作人員的被子拿出來，給傷病員蓋……」

工作人員却不願意。白大夫對大家說：

「一個醫生，一個看護，一個事務員的責任是什麼呢？只有一個責任。那責任是什麼？那責任就是使你的病人快樂，幫助他恢復健康，恢復力量。你必須看到他們每一個人，都是你的兄弟，你的父親——因為就真理說，是的，他們比兄弟父親還要親切些，——他是你的同志。在一切的事情當中，要把他放在最前頭，被子應該給他們先蓋上，你不把他看得重於自己，那麼，你就不配從事衛生事業，實在說，也簡直就不配當八路軍……」

說完話，白大夫沒理他們，獨自走去了。他回到寢室裏，把自己那床綢被子送到病房裏，給一個重病號蓋上了。衛生部長把被子拿回給他，他却不要，衛生部長說：

「你晚上不蓋嗎？」

「我不能讓傷病員不蓋被子，而我自己蓋被子。我可以不要……」

「這怎麼辦呢？傷病員的被子，今天晚上，我們一定想辦法好了。」

他的態度稍為緩和一點了，問：

「什麼辦法？」

「我把我的被子拿出來……」

站在旁邊的醫生衛生員們，聽見部長要拿被子，都搶着說：

「我的被子也可以拿出來……」

「我的也拿出來……」

先前不情願拿被子的三十多個衛生工作人員，都拿出自己的被子給傷病員蓋。這時，白大夫才接受衛生部長的請求，把自己的被子拿回去。當時衛生部長醫生看護的面，他嚴厲地說：

「我以警察裏邊區衛生顧問的資格來說，這兒的醫院是八路軍醫院當中最壞的一個，這裏面存在着嚴重的官僚主義的作風，醫生不到病房裏去，在病房裏叫護士，要大聲叫好幾次才叫得到，對傷病員不關心。我們的臉要向傷病員，我們要了解現在的困難，少在辦公室，要多深入下層去……」

「這些缺點我們正在努力改正。」

他看衛生部長虛心接受他的意見，心裏很高興，說完了，就把衛生部長約到自己的屋子裏來，抱拳地說：

「請你原諒我的脾氣，不過做衛生工作，不這樣嚴格認真是不行的。我們要不客氣的批評，對個人的虛榮要殘酷，不管年齡，地位，經驗如何，只要它擋着我們民路，我們就要給以打擊。……」

「我們一定照你的意見去做。」

「我有什麼不對的地方，也希望你們給我批評，我將百分之百地在工作來改正。……」

第二天下午，在衛生部長領導之下，後方醫院的院務會議舉行了。在會上大家對過去的工作，進行了嚴格的檢討和自我批評。這會議是改良工作作風的發動機，以後，每個同志，就以新的姿態，向前進步了。

他在這兒工作了一個多月，當洪子店一帶戰事激烈的時候，他到前線去參加救護工作去了。十月二十左右，他回到軍區，看到轉移到山地來的國際和平醫院，雖在困難條件之下，仍然保持原來的面貌，他衷心愉快，到處去巡視，天真的像一個小孩子，對人說：「這是八路軍最好的醫院，但是我們不要停止到這裏就完了，我們還必須計劃，工作，使這個醫院成為全國軍隊裏最好的一個。」在這兒工作了一個多星期，他就又去軍區北綏的後方醫院第一所工作去了。

四

到第一所沒有三天，白大夫就接到三五九旅王震旅長自雁北打來的電報，告訴他前綏的情況。他



奮得一病沒有睡好，拂曉便出發了。

十一月天，崇山峻嶺的雁北，更覺得嚴寒了。山嶺上披着一層絨絨似的厚雪，天空還在落着雪。黃昏，白大夫披着一身雪花，到了雁北靈邱河漸村。五九族後方衛生部（由於戰爭環境需要，衛生部分前和後方兩部分）的人們都在村外河灘上排着兩行，高呼着歡迎的口號。半里外白大夫就下了馬，和衛生部顧部長一塊進了村，他脫了雨衣，抖擻皮帽子上的雪花，急忙忙地問：

「病房在那兒？」

「不遠，」顧部長說，「待會，吃完飯，再去看病房。」

「吃飯還有多久？」

九族衛生部政治委員潘世微同志說：

「還有二十分鐘。」

「那太久了，先去看病房。」

潘世微同志顧及他行軍了一天，走了八十里的山路，又下雪，太疲勞了，並且還是早上出發時吃的飯，就勸他：

「休息一會再去吧。」

「我是來工作的，不是來休息的。」

大家沒有辦法，帶他一塊去看病房。他一口氣檢查了三十多個傷病員，有幾個是剛從前綫拾下來的，這其中，有五個要立時行手術。他問醫療隊的王大夫：

「二十分鐘以後能行手術嗎？」

王大夫有點悚然，在醫療隊裏，他担任到每一個單位的檢查手術室的工作，今天剛到，沒顧及上去看，歉仄地答道：

「我還沒有到手術室去看。」

顧部長接過來說：「二十分鐘後可以行手術，叫他們去準備好了，你先吃點飯去，待會好動手術。」

「我也要去參加準備工作，沒有時間吃飯。」

準備工作很快完成了。手術室裏掛着一盞汽燈，屋子裏雖然有十多個人，却沒有一點聲音，只有汽燈在噼噼的響着。屋子外邊圍着一大羣衛生部工作人員和老百姓在張張望望。一個年青的叫做潘天平的傷病員躺在製的手術台上了，臉色蒼白，左下腿上細清是膿血的繃帶，緊粘在血肉上，傷口裏散發出一股臭味，繃帶縫裏露出一隻犬牙般的長骨，腳斜向內翻着。——傷後治療沒有上夾板。這因為物質條件困難，準備的夾板不夠用。

聽的一聲，王大夫把手裏的器械，挾在器械桌上，兩隻手交叉着，滿臉慍色，對着顧部長：

「這是誰負責的？」

「是鄭醫生。」

「為什麼不上夾板？——中國共產黨交給八路軍的不是什麼精良的武器，而是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鏟鍊的幹部，為什麼對幹部這樣不關心？因為不上夾板，須要離斷，」他惋惜地對傷員說：「要切掉

呀，好孩子。」

傷員的眼淚最湧般的向外流。事情是很嚴重的了，但更嚴重的是沒有時間來馬上追究清楚這件事，他簡單地結束了這件事：「鄭先生要受到處罰的。」他伸伸腰，深深地吐一口氣，望了潘世微同志一眼，彎下頭去，關切地對傷員說：

「你們信我吧，孩子。」

麻醉師給傷員上麻醉藥，麻醉的深醉還要等待一會，他利用這片刻的時間給醫務工作人員講斷術的歷史：

「在最初的時候，還沒有血管鉗子的發明，那時止血是用烙鐵的。十六世紀時，一切創傷都是用烙鐵燒烙，或注射沸油作正當治療……」

手術開始，鐮骨的聲音，嘶嘶地離地響。站在門外偷看的人羣裏發出細碎的話語，白大夫做完了手術，夾起一塊染滿了鮮血的紗布，生氣地向人羣當中扔去：

「這也不是戲院子，有什麼熱鬧好看，這是手術室啊。」

白大夫行手術時，須要絕對的肅靜，和全體工作人員力量都集中在病人身上，不允許你分散一點注意力。在晉西北時，有個大夫，曾經在手術室裏削梨子吃，爲了工作，他也毫不容氣地把他的刀和梨柄對外邊去。

門外偷看的人走了。他握了離體了的下肢，用鉗子夾着一條肌肉，戀戀不捨地說：

「在技術上說，這還是活著的，你說，這是生命啊，在海洋，在日光中，至少是一百萬年的變化史。」

呀……。」

直到深夜十二時才把手術行完，顧部長請他去吃飯，他回到自己屋子裏，脫下衣服，又跑到病房去了。他一一去問剛才行手術的病人，用他生硬的中國話直接問病人：

「好不好？」

傷員沒有叫的，沒有哭的，很平靜，都說：「好」。

他快樂得簡直跳了起來，他對潘世微同志說：

「只要傷員告訴我一聲好，我就不知道該怎樣快樂了。」

他這才回來吃飯。吃完飯，他再提到傷員下體骨折沒有上夾板的事：

「處罰那個不負責任的鄭醫生，我要給你們旅長寫信的。假使一個連長丟掉一挺機關槍，那不消說是會受到處罰的；而一個衛生員受傷員……槍還可以拿回來，但生命，人……受傷員要改變兄弟！像他希望別人愛護你那樣的愛護傷員。」

衛生部長顧正鈞同志給他解釋，目前物質條件困難，在目前，還沒有足夠的夾板設備。馬上遇到白大夫的反對：「你們家說沒有沒有，沒有就應該馬上做。」他又批評手術室和病房消毒不嚴密，手洗的不乾淨，傷口也洗的不乾淨，但是手術準備工作很快，他很滿意。最後他想起王旅長電報上所說的戰鬥，傷員應該很多，為什麼這麼少呢？潘世微同志告訴他所有的重傷員都在曲迴寺衛生第二所哩。白大夫頓時又不高興了，說：

「你們為什麼帶我到這兒來？醫生是那兒有病人，上那兒去！」他抹上袖子，看看夜光錶，錶一黑